

于湖居士文集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五

尺牘

代揔得居士上相府

某一介遲莫流落田野去歲一拜光範披  
露愚衷即蒙某官特達恩遇付以郡寄闕  
期甫及某敢以病自列亟請祠祿屬者又  
蒙相公起之閑散復畀守符拜命周章不  
敢辭避仰惟相公光輔聖神默運天緯海  
內善類悉歸範圍元功溥博隨物賦形坏  
冶一陶固無難事獨某孤畸齟齬過軫眷

慈委曲生成倍勞造化始終收拾不待禱  
祈某豈有才智術業動公相哉直以某手  
足虧折家事狼狽憂患摧傷其窮已甚姑  
欲假此一官奪之於寒餓之水火此賜大  
矣重念某家世歷陽兵火之後未嘗輕去  
墳墓昨者山陽之命雖爲佳郡然空道從  
出使傳往來某憂患薰心難堪委寄而松  
楸姻戚又有淮東西之岨焉今茲寢丘在  
他人得之或以爲遠特與某鄉黨氣俗相  
去甚近頃伯氏初登科第靖康俶擾攝尉

期思某也今懷太守章臨之豈不甚寵且  
祿優足以仁族事簡足以養病使某自謀  
不過如此感恩荷德負戴靡勝惟當激勵  
綿薄旦旦惟念布宣 主上德澤廣相公  
惠養黎元輯和封疆之意事有可爲敢愛  
軀命伏乞鈞察

某之子孝祥伏蒙相公矜憐成就擢侍殿  
坳復承闕負豐兼書命一緣鈞造不出他  
門孝祥愚鄙稚駉何以堪此寵榮然某早  
聞祖考之訓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奉以周

旋罔敢失墜謹當夙夜訓飭使仰報 君  
相簡擢非常之恩皎然此心有死無易

陳太博

某伏蒙太博貺以緘翰駢儷之文語新意  
工抑某也不足以辱此執事者姑欲借烏  
有先生東都主人以發其辭耳又惟疇昔  
相從則世俗之禮宜不必講乃今不然豈  
外之耶不敢效尤輒具幅紙即日燕居多  
暇台候定復何如某何者敢冒清切之除  
游揚之助洪矣竊惟執事閑逸許久以有

用之才而袖手旁觀人謂斯何北門西掖  
行有寵除頃戒諭山陽書適家君丐外祠  
故不果遣而來介亦復不取回訊亟去長  
者尚亮之否聞開門受徒橫經問疑者日  
益可勝欽嘆能推其餘以誨之幸也

董守

廣陵自昔豪華兵革之後瘡痍未復 主  
上顧憂謀帥甚艱夫欲翼蔽淮甸安集流  
逋疆場輯睦而威令自嚴使傳周旋而趨  
辦不擾非執事尚誰望哉自聞十乘啓行

日欲具書問左右因循未果記室先之辭  
義燦然深佩隆謙可量愧感薄遽占謝未  
究所懷

蘇倅

某晚學備數西省已劇超踰之媿偶茲乏  
使又俾兼攝贊書恐懼怵惕亡以自容所  
冀因來有以誨之廼今不然甚失望也正  
學博識當在本朝久茲回翔士論甚鬱敢  
乞益護眠食以須三節之行

明守趙敷文

某頃寓居鄮郭餘十年王母馮夫人歿葬  
西山皇妣孫夫人以婦從姑而世父待制  
公季父莆田丞公以子從母皆葬其下故  
家視四明猶鄉里執事以慈惠之師有來  
作牧布宣德意使田野按堵民物康阜則  
死者有知抑將滲漉膏澤安於地下惟公  
念之

歐公書豈惟翰墨之妙而辭嚴義正千載  
之下見者興起某何足以辱公此賜也哉  
而又先正所藏印色猶新輟公秘笈尤所

懷感

與宣城守

屬者伏承報政輔郡易鎮大府遴選之久  
及茲成命旣放士大夫雜然謂宜而某獨  
有歎也夫道德高一世文章追在昔而徒  
以良二千石視之使狹厥施于一州將若  
之何宛陵於今最郡涪公八十字蓋圖經  
也儻未即來覲暇日徜徉詠歌真有足樂  
者幸少安之

嚴守朱新仲

某比者還便奉真帖并石刻二詩龍溪序  
引既再拜欽誦斯文之妙三復卒業又再  
拜曰某何者而先生乃欲教誨收拾甚惠  
而今而後知不肖之身猶可自置於大君  
子之門其不忍棄捐如此也即日春事已  
晚不審坐觀事物之變台候何如某爲養  
竊祿了無可言何當侍前少承耆德之緒  
論引望齋閣卷卷何極

某春晚嘗具記謝石刻序引之賜蓋委一  
親戚行其人自臨安取間道入閩未嘗至

大府以故其書不達復以見歸伏念某鄉  
里晚出而於事先生長者之禮其略如此  
則某既無可言者然猶自列云云者萬有  
一先生尚察其無它而恕之也即日不審  
台候何如經綸德業歛之一州使年穀婁  
豐閭里安阜者固哲人之細事耳某蠶黑  
不學資淺齒少而今茲除授乃先衆俊朝  
夕惴懼先生不憐而教之復被褒借之辭  
謹再拜辭避不敢當也日俟召還以既願  
見之情敢乞視時崇護即膺三節之行

某皇恐死罪敢言之惟先生哀憐幸聽某  
伯父凡三人長尚書次嘗得官矣建炎俶  
擾尚書奉大母馮夫人渡江諸弟悉從次  
伯父既娶獨顧松楸不忍去以死惟餘一  
女於某姊也馮夫人以其無父母愛異它  
孫嫁嚴陵朱氏有子曰俊乂馮夫人屬續  
時謂尚書曰吾憐二十九無孫汝異時能  
官其外孫吾不恨矣二十九蓋次伯父行  
也紹興二十五年伯父舍其子而官俊乂  
用馮夫人治命以爲已外生而任之命下

而俊又之父死令終喪矣而其家日貧困  
俊又大母無恙內外數十口寡姊以書抵  
某言狀某欲盡取以來則寡姊義無委姑  
而去欲周之則不給朝夕思之莫知所以  
爲計伏念先生爲之師帥使境內有一夫  
失所者先生任以爲己責况此十口嗷嗷  
飢餓瀕死先生不知之則己苟知之豈不  
惻然動心也哉故敢冒布腹心伏惟先生  
施大惠於不報之地或有所謂醢局者月  
得二三十千使俊又託其名而食其祿以

養其重親以活其兄弟姊妹以緩其旦世  
溝壑之憂以紓手足之念則先生所以惠  
某者孰大於是

某伏蒙寵頒四公遺帖墨本語意真切字  
畫勁正可以想見當時風俗之厚先生刻  
之樂石以表章之其於學士大夫惠矣而  
某遂拜賜尤極欣荷也

某晚學叨恩以榮爲懼所冀肯賜某以言  
使某朝夕服膺周旋不失其身而今茲溢  
於牋牘者顧非某疇昔之望休惕移日伏

自惟念豈不肖蒙陋不足以辱進於君子之列而當世巨公不屑教誨之也耶不然願有以賜之也

明守姜祕監

祕監名德之重學士大夫東鄉馳心日日而望曰庶乎公之來歸式是百辟吾輩之士有所因倚典章禮文有所訂正乃今猶未何也伏惟詔追近在朝夕敢以私告

某伏自念今世先達巨公收拾寒畯哀窮悼屈者莫如門下故有微貍敢冒言之郭

世模者自北角相從閱達辯智溢于文辭  
蓋嘗慕用屈馬平時議論不苟志趣超邁  
竊謂宜在門下士之列世模來都于祿且  
二年不肯一扣鼎貴人乃不憚重江之阻  
願走下風世模之志勤矣誠恐不能自徹  
請於某以書先焉某亦惟祕監未得斯士  
故敢遂以爲門下獻世模字從範晉人

姜叔永

某有一士度叔永必喜與之游請言之晉  
人郭從範者今年三十能詩文呂居仁曾

吉甫諸老先生至忘年目之爲小友年益  
長文益竒疏爽俊特氣槩凜然可畏也僕  
童丱與之同硯席相從十五年如一日盃  
觴流行十紙立就清婉精綴若宿造者蓋  
於文無所不能而又敏妙來中都調官再  
歲未有得深慕祕監亦惟公父子平時所  
以取士抑從範決不遺雖微某之言亦將  
以爲上客凡其人之不可某不敢重言  
惟叔永自知之亦不敢以交游之舊而欺  
門下也